



◆ 王开生

陆文夫和他的“老苏州”

君到姑苏见，人家尽枕河。
古宫闲地少，水港小桥多。

1996年的暮春，我新婚蜜月的第二站，循着唐代杜荀鹤的诗句，来到了太湖之滨的水乡古城苏州，所居之地，是位于老城区十全街一座极富江南情调的园林式酒店：南林饭店。南林饭店东门桥堍，时有一座刚开张半年多的苏帮菜餐馆，招牌称作“老苏州茶酒楼”。酒楼的开办者鼎鼎有名，乃是以中篇小说《美食家》蜚声中外的作家陆文夫，人称“陆苏州”。昔年的苏州之行，惊鸿一瞥，来去匆匆，走过路过，却没能踏上过老苏州茶酒楼一探究竟，留下遗憾。

时光荏苒，二十八年后的初秋，苏州故地重来，得当地友人之邀，相聚慕名已久的老苏州茶酒楼，了却了一桩心心念念的经年夙愿。巧合的是，此次又逢该店重新开张不久，也是陆文夫先生故去后，老苏州茶酒楼的第二次易手，蜚声业内的苏州新梅华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接过了这家传承苏帮菜文化精髓的名店，闻听，霎时充满期待。

十全街是苏州古城的著名历史文化街区，至今仍保持着苏州典型的水城传统格局，“水陆平行、河街相邻、两街夹一河”，小桥、流水、人家，一派江南水乡风情。两街，一宽一窄，宽者称十全街，窄者曰滚绣坊，河名十全河。老苏州茶酒楼就坐落在两街之间，临河而立，粉墙黛瓦，雅致可人。

“老苏州”甫一照面，其河岸粉墙低处的一段广告语吸引了我，文曰：“小店一爿，呒啥花头。无豪华装修，有姑苏风情。无高级桌椅，有文化氛围。”此当年“老苏州”开张时，由陆文夫亲自撰写。如今陆文夫的头像剪影也嵌在了粉墙的中心位置，他面露微笑，似是每天在欢迎着来自世界各地光顾“老苏州”的食客们。

老苏州茶酒楼共三层，约莫百余个餐位，的確不大。一层是散点，二层三层有散点又有三四处雅间，时值午市，店堂内座无虚席。一楼大厅西墙上有一副对联，联曰：“天涯客来茶当酒；一见如故酒当茶。”亦是陆文夫所撰，当年曾制

成匾联，挂在“老苏州”大门两侧。陆文夫嗜酒，名播文坛，自此联可略窥一斑。这让我联想起绍兴咸亨酒店店堂内的另一幅名联，彼联曰：“小店名气大；老酒醉人多。”联语为老作家李准所撰，李准是蒙古族人，亦好酒，此联是他酒酣后之作。同是名作家，同善饮，又同为酒楼撰联，故两联有异曲同工之妙。

陆文夫的代表作中篇小说《美食家》发表于《收获》杂志1983年第一期，自此，美食家这个称呼即与陆文夫结下了不解之缘。1988年陆文夫在十全街滚绣坊石弄5号创办了《苏州杂志》，而开办老苏州茶酒楼的初衷，陆文夫称其为“可以吃的《苏州杂志》”。

店堂内，一层至二层楼梯之间的白墙上，陆文夫的影子随处可见，一边是作家的生平简介，一边展示的是陆文夫《姑苏菜艺》中的一段文字：

“人们评说，苏州菜有三大特点：精细、新鲜、品种随着时节的变化而变化。这三大特点是由苏州的天、地、人决定的。苏州人的性格温和、办事精细，所以他的菜也就精致，清淡中偏甜，没有强烈的刺激，吃也是一种艺术，艺术的风格有两大类。一种是华，一种是朴；华近乎雕琢，朴近乎自然，华朴相错是为妙品。人们对艺术的欣赏是华久则思朴，朴久则思华，两种风格轮流交替，互补互济，以求得某种平衡。近华还是近朴，则因时因地因人而异。吃也是同样的道理。比如说，炒头刀韭菜、炒青蚕豆、荠菜肉丝豆腐、麻酱油香干拌马兰头，这些都是苏州的家常菜，很少有人不喜欢吃的。可是日日吃家常菜的人也想到菜馆里去弄一顿，换换口味。”

看得出来，老苏州茶酒楼新东家“新梅华”的掌门人金洪男对“陆苏州”充满敬意。金洪男除身兼中国烹饪大师、苏州市烹饪协会会长、苏帮菜制作技艺非遗传承人外，其本人也是一位享誉餐饮界的文化人，人称“江南雅厨”。二楼厅堂四壁，苏州文化名家的书画作品让人眼前一亮，金洪男的花鸟四屏条屏于厅堂居中位置，十分惹眼，其画作彩墨氤氲，元气淋漓，空灵而富才气。百闻不如一见。

在二楼靠北一侧的雅间里落座，四围景色赏心悦目，据说此间已被预订至半年以后，可见“老苏州”在苏帮菜美食江湖中的热度。苏帮菜第四代非遗传承人周苏国兄亲自作陪并点菜，冷盘四味分别呈现：虾子白切猪肚、糖醋小排、燠鸭、八宝炒饭，皆是苏菜精华。其中燠鸭一味初次尝试，口留异香。

苏州历来有食燠味之俗，最早始于昆山周市镇，本是民间传统烹调野味的手段，包括燠鸭、燠鸡、燠兔等。燠，即文火慢炖之意。燠汤是核心环节。燠锅老汤中添加有十几味草药和调料，上选肥大的麻鸭，成品腴而不腻，嫩而不烂，香鲜入骨，吮指回味；夏令冷食，风味尤殊。

老苏州茶酒楼创办伊始，陆文夫与老一辈苏帮菜烹饪大师们曾总结提炼出十大名菜，分别是清溜虾仁、蜜汁火方、黄烟河蟹、虾仁蟹粉豆腐、松鼠桂鱼、糟溜鱼片、蟹粉狮子头、姑苏白什盘、响油鳝糊和泡泡馄饨草鸡汤。如今，十大名菜在金洪男团队的主理下，传承有序，重放异彩。

当餐品鉴了清溜虾仁、糟溜鱼片、一品酱方和姑苏白什盘、荷塘小炒、油焖茭白等苏帮菜传统菜。苏州人待客，第一道热菜约定俗成必是虾仁，只因苏州话虾仁的发音与“欢迎”近似。虾仁、欢迎，要的就是这个好口彩。陆文夫开办老苏州茶酒楼之初，要求后厨一定要当天购鲜虾，当日出虾仁，确保食材新鲜，水族食材一旦入了冰箱，口感和品质即大打折扣。

当餐值得特别一提的是一道经典姑苏白什盘。也是头遭品尝。

白什盘，因食材多为白色，又不施带色的调味料，故名。主料有虾仁、鸡片、蹄筋、笋片、鱼片、鱼肚等，加少许木耳点缀，刀法上以片为主，烹调施以滑炒，讲究白汤白炒、原汁原味，口味清鲜平和，体现了苏帮菜对食材本味鲜美的追求。其实白什盘原先并没有如今的讲究和华丽，在没有冰箱冷柜的年代，不过是厨师灵机一动的妙思，将各类食材余下的边角料搭配而成的应急之作，历经不断完善，成就了苏帮菜的一道传统名馔。

菜过五味，服务员端上两盆汤菜，报菜名：文夫咸泡饭。

苏州人爱吃咸泡饭，自然是从困难时期留下的遗风，将中午的剩饭剩菜，晚上回锅，加上水、盐、味精同煮，起锅时再添上一点猪油，晚餐即可将就一顿。如今生活条件好了，咸泡饭的内容自然也有了些许变化。陆文夫是美食家，咸泡饭虽是小食，亦来不得半点马虎。文夫咸泡饭配料有笋丁、虾仁、香菇丁、肉丁、青菜等，咸泡饭上漂着一层油花，已不再是猪油，乃是肉丁煸炒而出。陆文夫当年对吃“忆苦”的咸泡饭，态度是有所变化的，据《苏州杂志》前主编陶文瑜撰文回忆，“陆文夫在世的时候，有一次大家一起吃午饭，我也点了咸泡饭，老陆起先有点不屑，结果咸泡饭端上来之后，老陆吃了一小碗，却还要再添半碗，说是倒蛮好吃的。后来老陆住医院，关照老苏州送饭时，点过好几次咸泡饭呢。”

这恐怕也是“文夫咸泡饭”列入老苏州茶酒楼菜单的缘由吧。

我嗜甜食，老苏州茶酒楼的八宝饭色泽亮丽，吃口软糯，真正应了陆文夫所说的“精细、新鲜”；虾子烧卖现做现卖，模样俊俏，好吃不可错过。其夏日饮品茅草根水，以茅草根、荸荠、红枣、桂圆、胡萝卜、冰糖熬制而成，冰镇后饮之，清爽回甘，透心凉。

老苏州茶酒楼每天营业18小时，这在当下的餐饮行业中，十分罕见。其早上开设苏派早茶，接着是午市晚市，另外还打出了“姑苏糖粥铺”“美食家宵夜”两块招牌，引领一时风尚。店门口北墙上的一块霓虹灯招牌，让我想起了第一部反映苏州饮食的老电影《满意不满意》。《满意不满意》的上映，直接催生了苏州观前街上一家新的餐饮名店“得月楼”。而得月楼的诞生，又催生了另外一部反映苏州饮食风情的电影《小小得月楼》。如今，陆文夫的《苏州杂志》催生了“老苏州茶酒楼”这个可以吃的《苏州杂志》，陆苏州和他的美食家的故事，在姑苏城，依然续写着传奇。



◆ 董兴宝

紫薇之赞

盛夏到初秋，酷暑难熬，岛城的一株紫薇却在默默地绽放，不惧炎热，不怕风雨，艳丽如初。你喜欢紫薇花吗？

自古以来，不同的人，喜欢不同花草。比如，晋代陶渊明写下“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独爱菊花；大书法家王羲之一生爱兰花；宋代理学家周敦颐喜欢“莲花出淤泥而不染”，留下千古名篇《爱莲说》。宋代大文豪苏东坡独爱海棠，留下“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烧高烛照红妆”的名句。古代爱梅、咏梅的文人墨客更是数不胜数。

不同的人们喜欢不同的花木，是因为它代表着不同的含义。或者因其出淤泥而不染，或不畏严寒怒放，或因独特的艳丽与芳香。

在我看来，百花之中，最值得赞叹的花儿却是紫薇，它在每年的三伏天里，迎着酷暑绽放。俗话说，“冬有三九，夏有三伏，严寒酷暑均难熬”，迎着风雪开放的腊梅固然值得称赞，可艳阳炙烤下依然怒放的紫薇，同样值得人们赞叹、敬仰。

山坡上，马路旁，公园里，社区楼前，还有高速公路的隔离带上，随处可见开花的紫薇，或许人们说，紫薇太稀松平常了，有什么可赞叹的呢？

夏日，是少花的季节，君不见小时候熟悉的紫茉莉，也是“晨开午闭”，咱不说含羞草在太阳的照射下会闭合，连高大的合欢树，在毒辣的太阳面前，也会静静地合上叶子，而紫薇花，无论正午的太阳多么暴烈，无论是否有丝丝凉风，依然坚守在枝头，丝毫不退却，更没有逃避，这需要一种勇气和毅力。

想想吧，夏日的酷暑比冬天的寒冷更难熬。夏日的处处高温，让人无处可逃，祖国的大江南北，在最寒冷的日子里，南北有巨大的差异，北方雪花飞舞，南方依然温暖如春，北方的人们，或躲在屋子里，或逃往南方避寒。

可是，在这个夏季里，从南到北，从东到西，都是热浪滚滚。在热浪中坚守的紫薇，难道不值得人们敬仰吗？不更是值得人们称赞，称赞它连续百日绽放，陪伴着挥汗如雨的人们，走过夏日，迎来秋天。到了冬天，低调的紫薇，又褪去全部的绿叶，只留下光秃秃的树干，屹立在寒风中，任凭风雪吹打。

紫薇毫不逃避的精神，似乎象征着天下的父母们，无论孩子是健康快乐的，还是调皮打闹，发烧生病的，父母之爱从未放弃，双亲之责从不逃避，永远地陪伴在孩子身边，而等孩子渐渐长大，让孩子自己放飞，父母们却默默无闻自己走过风烛残年。

为父，为母，茫茫人海，风云变幻，日出日落，再难也会守候，如同高温中绽放的紫薇花，百日如一，无论艳阳高照，狂风暴雨，还是茫茫夜色，始终坚守，这就是紫薇的可赞之处！

俗话说，“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可这紫薇花儿，因花期特长，横跨夏秋两季，又名“百日红”，是不是也非常值得人们称赞呢？

回想起来，第一次认真关注紫薇，是那年的一个冬天，陪南方来的朋友到青岛考察，汽车行驶在青银高速公路上，中间绿化隔离带上的紫薇已经落叶，剩下光秃秃的树干。

“这是什么树啊，光滑的树干，像脱了皮似的，是不是涂抹了某种冬季保护的外漆？”朋友从四季常绿的南国而来，自然对北方这些略有荒凉的景象特别敏感。

我稍稍放慢车速，打量了几眼，夏日开满鲜花的熟悉场景出现在眼前，我马上回答：“这是紫薇，也叫痒痒花，树干看上去好像被剥了皮，还真有人认为是人工喷涂了东西在上面呢！”

我接着解释：“别看这紫薇冬天光秃秃的，可是，它能在夏季最炎热的时候开花，一直开到秋天呢！”

“紫薇，这么熟悉的名字？想起来了，上世纪末，风靡全国的电视剧《还珠格格》里，一个叫紫薇的人物，还是当年乾隆皇帝流落在济南大明湖畔的一个格格呢！”朋友开心地说：“提起紫薇，人们自然会想起那个当年的紫薇格格……”

转眼间，距离这段往事半年过去，而距离看电视剧《还珠格格》的时间也已过去了20年。时光荏苒，岁月匆匆。今年的夏日即将离去，紫薇依却旧开放，风景灼灼。



■ 城堡之春 赛凤至

◆ 郑国

1914年留在日德战争中心的溥伟

1914年日德战争爆发。此前寓居华人大多仓皇中别离青岛，溥伟则以其逊清恭亲王的身份，自负有“社稷君亲之重任”，拒绝踏入民国领土。因此，他亲历了日德战争的全过程，遭遇了炮弹穿堂而过的惊吓，领受了身处战争中心的残酷，眼见耳闻，逐日纪事，撰成《青岛战事见闻录》。全文开端先简陈一战爆发的导火索，即奥匈帝国皇储被杀的萨拉热窝事件，继而各国陆续开战，“欧洲大乱，而影响所及，东方亦自此多事矣”。随后，自8月15日日方最后通牒开始逐天记述，止于11月17日搬回汇泉寓所，共计95天。卫礼贤与之交往甚密，在《中国心灵》中曾谈及此轶事，“他每天都来访问我，讨论欧洲战场的局势。他还坚持写战争日记并坚信德国最终会取胜”。1945年，其弟溥心畲因“有关史实”，从保存史料的角度出发，以溥伟别称锡晋斋主人遗稿署名，发表于《同声月刊》。此时距溥伟去世已9年。

《见闻录》细腻真实地记录了战争发生的局部细节，有亲眼所见的，有从麦维德总督、卫礼贤或其他军官处听到的，客观上揭示了德日等帝国主义国家为抢夺中国权益而进行的血腥厮杀，再现了大时代下逊清遗老穷途末路逆流而上的无效挣扎。这些记载和战事进程是基本一致的，和有关当事人的回忆录亦足可相互印证，以作者较高的文学素养，读来有身临其境之感。

炮声应该是留给溥伟最刻骨铭心的战争记忆了，“甫辨色即闻炮声隆隆”“夜闻炮鸣不已，至晓稍息”“由晨至午，炮声如昨”“炮声尽日不止”，等等。如8月27日，溥伟第一次听到炮声隆隆，晚间遇见卫礼贤后得知，“敌船近窥海口，德军以炮击退之”，故判断这是海战开始。当天，日军在英国的支持下完成了对胶州湾的海面封锁。德国参战士兵在《德人战争谈》中，作了同样的记录，“八月廿七日拂晓时，胶州湾之洋面上突来日本国之水巡舰三艘、驱

逐舰四艘，鼓轮往来，穿梭巡弋。未几，船舰上发封港之令，各舰炮声同时大震，齐向青岛前小岛上轰击”。

飞机参战是日德战争作为立体化现代战争的鲜明标志，也是溥伟着笔浓彩之事。

战争期间，日军几乎无日不派飞机侦查或投弹。9月21日，溥伟借用望远镜亲眼观察到日军飞机投弹全过程，“余于楼上以远镜视之，形如蜻蜓，游行甚驶，旋掷炸弹于机器局厂及船坞，皆无所伤。德人以炮仰击之，亦不能及，而两三刻始如翔去”。10月13日，青岛上空爆发了第一次空战。据记载，驻青岛德军飞机技术水平落后于日本战机，故此次空战实际以德战机成功逃脱而结束。《见闻录》记载了全过程：“申正，德军之飞机（形如大鸟，西语谓之Taube）起于空，正盘旋间，忽见望海楼竿上悬天球，知日本之飞机亦起也。鸟形者适在四方之上，而敌之飞机已从南飞至，乃一落数百尺，掠山而回。敌之飞机亦遂翔去。”有德国士兵在《青岛围城日记》做了同样的描述，以老鹰和小鸟做比喻，可相互参证，“我们的‘鸽子’如同被追逐的小鸟，蜷缩着机翼，嗖的一下掠过树梢，日本飞行员像老鹰一般紧追不舍，还不时发射机关炮”。

连绵暴雨给日德战争交战双方带来了巨大的困难，也是《见闻录》时常出现的关键词。《见闻录》以“通宵风雨”“竟夜风雨”记录当时的天气状况，反映青岛早期历史的社会小说《桃源梦》即借风雨来表达战争苦难，“那时天衰中国，时常下雨，以代痛苦”。德军士兵后来的回忆，把大雨视为噩梦，以非常生动的描写诉诸文字，“八月三十一日，狂风卷地而来，大雨从天而注，胶州海中，白浪如山，惊涛拍岸”。

战争中最受伤害的往往是普通百姓。为防备日军，德占当局总督麦维德发布戒严令，沿海各地风声鹤唳，居民开始逃亡流离。日军登陆后，“沿途强索食物，奸淫焚掠，百姓大受其害”，地方治安开始失序。慑于武力，中国百

姓失去了对家园的自主决断权，任由外人支配。有德国士兵回忆了当时避难群众惊恐逃离的真实情况，“予往青岛，见道旁有两村，焚毁殆尽，询诸友人知，系总司令处为作战计划，避敌人之目标。所焚之屋，均有四十元之代价者也。过此所遇者，均是避难之中华妇孺，成群结队，或乘车，或乘驴，纷纷离岛，惊惧情形，笔难尽述”。

战争中，溥伟三度搬家，四次经历炮弹擦身而过的险境。之所以坚持不离开青岛，源于其顽固的政治复辟立场。《见闻录》的政治立场是鲜明的，开篇记时以“宣统六年”即1914年，来表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表明其顽固。日记中，溥伟坦陈心迹，处处抗拒民国，依附于外国势力，为复辟张目。战前，他先是拒绝离青，以母亲“所以谋者，图兴复也”“民国之土，义不可居业”来回答卫礼贤是否有去意的询问，令后者大为感动，“牧师改容久之”。显然，卫礼贤并非是一个普通的传教士，深知对方政治野心，在《中国心灵》中袒露了对溥伟的印象，“起先，恭亲王心中还充满了许多政治设想，作为一个忠实的卫道士，希望能够帮助年幼的皇帝再度夺回王位，但袁世凯在全国遍布耳目。发现之后，这些努力也都付诸东流了”。在青岛期间，溥伟依靠德国，也不忘试探日本。据学者杨天石研究，1913年5月31日，溥伟与臭名昭著的日本间谍宗方小太郎会面，暗地批德拉日，希望得到后者帮助恢复帝制，“贵国和我国为同文同种关系。受异族之援助，余所不愿，得同种邻邦帮助，则荣幸有加”。可见，溥伟、日德三方各有打算，互为利用。战争胶着阶段，溥伟险成炮灰，仍拒绝朋友劝说离青的善意，不得已躲进张勋未完工寓所地下室，以复辟野心自励，“且予与袁氏，已成不两立之势，所以守此不去者”。

1914年11月7日，德军投降，战争结束。十天后，溥伟重新搬回战前汇泉寓所。1922年中国收回青岛，再搬至大连。

跟着雨走，会走向硕果累累的秋天，会收获属于自己的人生果实。所有春天的播种，夏天的劳动，都会在秋天得到一个满意的答复。因雨也是甘霖、是祥瑞。